

文学月报

第五十六号合刊

文学月报



文學月報

The Literary Monthly

第五
六期

Vol. I

No. 5-6.

文學月報 第一卷 第五期 目次

祝中俄文字之交……………魯迅（一）

偉大的第十五週年文學……………（適夷譯）……………上田進（五）

在第聶泊洛水電廠……………（沈端先譯）倍拉·易烈希（一五）

悲劇之夜……………（穆木天譯）……………倍茲敏斯基（二一）

自由人文學理論檢討……………綺影（六五）

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谷非（一〇三）

連環圖畫小說……………茅盾（二〇九）

論「同路」人與工人通信員……………（何丹仁譯）……………克策拉（四三）

普列汗諾夫批判……………（黃芝歲譯）……………I B（一三一）

高爾基與託爾斯泰……………（沈起予譯）盧那察爾斯基（一八一）

『法律外的航線』（書評）……………茅盾（一六七）

戲五奎橋……………洪深（七三）

劇地動……………（胡楣譯）……………希達斯（二一一）

祖父的拐杖（詩）……………何菲（五五）

人生哲學的一課……………艾蕪（一一九）

野火……………沙汀（五七）

開闢……………耶林（一一九）

福地……………徐盈（一四九）

羅警長……………柯琴（一七一）

咱們的世界……………李輝英（一九七）

活的墓場……………祝秀俠（二二三）

高爾基和工人作家的談話……………林琪（二四一）

文藝情報……………華蒂（二四二）

國際作家聯盟改選——全俄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大會
羅曼羅蘭評「國際文學」——德國名優雅寧斯將赴俄

通信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魯迅（二四七）

關於大眾文藝問題……………李長夏（二四九）

中國著作家爲中蘇復交致蘇聯電（特載）……………（二五五）

祝中俄文字之交

魯迅

十五年前，被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是說，以牠的技術和內容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牠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華生包探案」（那時華生是譯作「滑震」的）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傑士威奴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的纏綿和非洲野蠻的古怪。至于俄國文事，却一點不知道，——但是有幾位也許自

己心裏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託爾斯泰，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印度或本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的對話，然而因此也增加了閱讀一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

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常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着癢癢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面，看見了被壓迫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却是一種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煮食物，照暗夜。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佈開去。零星的 作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啓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

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於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爲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俄國戲曲集」以外所有的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佈開去。

作者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的作品裏看見了恐怖，阿爾志跋梭夫的作品裏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科洛連珂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感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於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兒的學者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於紹介者，有的說是爲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斥爲「破罐」，有的指爲共黨，而實際上的對於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爲祕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佈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

他們紹介不出一冊偉大的現代意國或德國的作品，「戰後」是不屬於希特拉的卍字旗下的，「死之勝利」又只好以「死」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却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革拉特珂夫的「土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多。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鎗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衆的懷裏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亂，建設的困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於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上，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復交」爲之也。然而，可祝賀的並不在這裏。自利者一淹在水裏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着，是無論「破繮」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于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爲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着「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俄聞見錄」也稱爲「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麼？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結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衆却決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衆，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衆，在蒙難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却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爲蘇聯的朋友了。這，也是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海島諸國。雖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偉大的第十五週年文學

上田進作
適夷譯

今年十一月七日，蘇聯舉行革命十五周紀念的盛大的慶祝。在這可紀念的今日，讓我們來看一看，自從蘇聯政府成立十五年之間，蘇聯的文學，已經有了多大的發展，到達了怎樣的階段吧。

在本誌（指刊載此稿原文的日本普洛文學）七月號中，我曾經介紹過黨中央委員會在四月二十三日所發表的「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這個決議，在蘇聯文學運動史上，實為劃時代的事件。可以說蘇聯的文學運動，從這決議作了一個飛躍的發展。

因此我打算拿這決議作重心點，簡單地攷察一下蘇聯文學的——特別是最近的動勢。

一 理論鬥爭

最先應該說到的，是蘇聯最近的一般的情勢。第一次五年計劃已經在四年中完成，現在正開始着第二次的五年計劃，這一點，可以說是今日蘇聯現狀的特徵。今歲開年時第十七次黨大會，對於編製第二次五年計劃下了指圖。照這個指圖，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基本政治任務，是資本主義因素及階級一般的清算，經濟中及人們的意識中所存留着的資本主義的習慣的克服，向全勞動者的社會主義者的無階級社會之意識的積極的建設的轉變。

第二次五年計劃的這個任務，決定了今日蘇聯文學的全體的動向，而把這新任務所要求的東西，作了更顯明的表現的，就是上面所說的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

這決議的主要點是什麼呢——那便是清算從來蘇聯文

學運動的指導團體「拉普」（俄國普洛作家聯盟）「伏普」（全蘇聯普洛作家團體總聯盟）等單獨的普洛作家團體，重新組織統一一切願意擁護蘇聯政府的政策，願意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家的單一蘇聯作家聯盟。

從這決議的要求，「拉普」「伏普」等均立刻解散，進而結成全蘇聯作家之統一的組織。這第一步，便由從來各作家團體派出代表，以高爾基為名譽委員長，組成了一個「組織委員會」，這委員會便是目前蘇聯文學運動的指導機關。這一切均已為一般所熟知了。

在這兒我們先來尋求完成這一個決議的經路吧。

在數年前，特別是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的兩三年間，文學領域中，反普洛的勢力還很強盛，普洛文學的工作者，力量也很薄弱；因此，要從敵人的侵略之中守護普洛文學，組織及強化單獨的普洛作家團體，有絕對的必要。

但是最近數年間，以社會主義建設的驚奇的成功為基礎，文學在質的及量的方面，都有顯明的進展，普洛文學的工作人，已經充分地成長。而且從工場，集團農場中，又激增了許多新的勞動作家。同時在另一方面，因社會主

義決定的成功的結果，大多數同路人智識階級作家，都積極地傾向到社會主義方面來。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拉普」「伏普」等組織，如果沒有適應的轉變，便會阻礙今後的文學發展。

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勞動階級顯著的成長之結果，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全分野中，便要求着活動與指導方法及形式之決定的改造。這個改造的問題，在文學的領域中——主要的在「拉普」中提出，是由一九二九年開始的，而終於成為切實的中心問題，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下半年。但是「拉普」「伏普」，都不把這個改造的問題，從現階段上去理解。結果便沒有進行充分的改造，因此也便不能適應新階段的任務了。

大抵是由於這樣的經驗，才形成了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因此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一方面反映出從工場，集團農場出發的勞動作家之增多，和同路人作家向社會主義方面的轉變，一方面也表示着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之實踐的文學之落後，有急速克服的必要。

那末，從來「拉普」「伏普」的理論與創作的活動，

根本都是沿着錯誤的路線的麼？這可絕對不是。固然「拉普」指導者中的一部份，曾經犯過很大的理論錯誤。同時「拉普」本應該是思想的教育的組織，但變成了衙門式宗派式的組織，像這類的許多的錯誤雖然也有過；但是拉普的活動，在根本上，依然可以說是文學領域中黨的路線的正確的執行。

我們來看看它理論上的活動吧。最先是徹底地粉粹了文學領域中，以托洛茨基主義爲首造成一派，否定普洛文學，把普洛文學拜倒在布爾喬亞文學面前的伏浪斯基主義，以後又與在文學上表現了孟雪維克機會主義的倍萊佛爾塞夫主義，及烈夫（左翼未來派）的理論，和其理論之發展的左翼藝術取消主義的「文學戰線」派的理論等等，一路地作了鬥爭。而且一步一步地，走向於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確立。

到了最近，在文學理論的領域中，躍向於藍甯主義階段，已成爲了中心的任務。這不消說是由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所提出的任務。文學理論的活動，落後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正是證明了，祇有把理論提高到藍甯的階段，才有可能。

因此把藍甯的哲學的理論的遺產，更正確更深刻地開拓，將它輸進文學的領域中來，便成爲了第一個任務。同時，對於從來無批判地接受的，或僅僅很不充分地被批判過的蒲力汗諾夫，傅里契的理論，從藍甯理論的立場，作徹底的批判，也成爲了當前的任務。

在與倍萊佛爾塞夫派的鬥爭中，暴露了「拉普」所提出的「爲蒲力汗諾夫之正統」這個口號，在忽略藍甯理論的一點上是錯誤的，同時也闡明了蒲力汗諾夫的藝術理論，根本上，是和他的機會主義的政治見解相結合的，做他的哲學根據的，是康德主義和黑格爾道義。而且批判了，傅里契的理論，不外乎是從蒲力汗諾夫的錯誤的社會觀出發的孟雪維克的藝術取消主義，同時又是作了烈夫及「文學戰線」派的理論基礎的。

另一方面，以四月二十三日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爲契機，「拉普」「伏普」的指導者們的理論的錯誤，也被徹底的批判了。

「不是同盟者，便是敵人」，這條阿爾巴赫等所提出的對同路人作家的文學政策的口號，實在是忽視了同路

人作家的改造與教育的過程，暴露了他們的「萊淮茲基」式的卑俗主義的本質。

又如李別定斯基，愛爾彌羅夫，阿衛爾巴赫等所倡導的「描寫活的人類」這一口號，以及從這口號出發的「世界——便是人類」的理論，也被批判為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的一種修正派的理論。

接着，又指摘了在創作論戰中，李別定斯基與阿衛爾巴赫等所犯的德波林主義的錯誤。而且認這一類理論，很明白地，是阻礙蘇聯文學今後的發展的。

今日蘇聯文學所担负的基本任務，便是第二次五年計劃之課題的執行。這便是創造布爾塞維克的大藝術。而且文學理論，必須為這個執行製造條件。因此文學理論，必須把自己提高到新課題的水準上——藍寧的階段上。同時又必須確保理論的黨派性，撲滅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殘渣。

這在和創作活動的關係上來看，便成為創作方法的問題。即，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確立——這便是成功地執行今日蘇聯文學課題的唯一道路。

為創作方法的鬥爭，這是從蘇聯文學存在以來所一直

進行的。對於托洛茨基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是藝術的方法」，普洛作家及理論家，却高唱創造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創造藍寧的布爾塞維克的藝術。這便是為創作方法的鬥爭的開端的形態。以後，在與伏浪斯基派，「鐵工場」派，烈夫派，倍萊佛爾塞夫派等的鬥爭過程中，這爭鬥漸漸高揚而趨向完成。至於今日，把創作方法分為唯物論的方法和觀念論的方法，雖已成為常識，但這樣地把問題提出來，卻還只是幾年前的事，而且在當時，這確是文學上的一個大革命。

現在，創作方法之黨派性的確保，唯物辯證的創作方法的確立，已不僅在蘇聯文學，而且為國際普洛文學的基本口號了。

為着要確立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必須站在具體的作品之具體的研究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展開創作的論戰。旺盛創作的論戰，旺盛具體的批評，這樣的口號，在蘇聯，特別從去年以來，更加強調了。大家都說從來那些學院式的抽象的批評太多了，今後必須在更高的理論水準上，旺盛具體的批評。而且還說，對於新進勞動作家的作品，突擊隊員，青年團員的創作，更須特別加以深深的注意

，下綿密的檢討。

作為文學批評之又一重要問題，勞動者之大眾的批評的問題，也是不能遺漏的。這問題從蘇聯文學運動現狀的見地看來，是前衛勞動者，突擊隊對普洛作家創作活動的有組織的援助的問題，是創造文學批評之新典型的問題，是勞動階級及集團農民之廣泛讀者大眾的指導的問題。這是除去作者——藝術價值的「生產者」與讀者——藝術價值的消費者間的鴻溝，表示讀者正在積極地參加到布爾塞維克大藝術之建設中來。

對於從勞動者與集團農民之間，以盛大的活氣提出的大眾的批評，布爾塞維克的地加以指導，並使之愈益發展——這便是今日蘇聯文學批評所担负的最重大的任務之一。

二 創作活動

其次，讓我們來看看實際的創作活動。

在十七次黨大會之前所開的第一次「拉普」批評家會議中的結論上，法捷耶夫說蘇聯的普洛文學，現在已成為世界的文學。例如，高爾基的各種作品不用說，李別定斯基的一週間與委員，富爾馬諾夫的叛亂與却拍耶夫，綏拉

菲摩維支的鐵流，格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豐滅，潘菲洛夫的蒲魯斯基，修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及其他白德納衣，倍則勉斯基，邱孟特林，易烈希等的各種作品，基爾聲的戲劇等等，不但在歐美各大國，甚至在中國，日本，蒙古等都有了翻譯。這正是最明顯地表示了蘇聯文學之驚人的完成，和它的巨大的意義。

到了今日，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同時，對於勞動階級文學之要求，更為明顯地提高了。而且要求比上列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更高的作品了。今日蘇聯文學的「心口號」『建設文學的鑛業建設』，『創造布爾塞維克的大藝術』，正是反映着這個要求。

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之間，在我們的面前，看見例如綏拉菲摩維支的鬥爭，法捷耶夫的從烏台格來的最後的人，格拉安珂夫的力，修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第三部和雅平了的荒地，潘菲洛夫的蒲魯斯基第三部，嘉拉華耶夫的險阻的道路，史泰夫斯基的疾走，倍拉易烈希的契塞的焚燒……等等的作品，已經被產生了或是在被產生着。

這一些作品，果否充分地適合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大藝術」的名稱，雖不可知；但總是站在上述蘇聯文學之

驚奇的完成之基礎上，使蘇聯文學作更進一步的前進的作品，是明白無疑的。這些寫出了工場和農村中社會主義建設之行進的作品，可以斷言是當作社會主義普洛列特利亞特的思想的表現，而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之路突進着的。

與這些普洛作家並排着，在同路人作家中，也產生了優美的作品。例如謝景琳的中央水力發電廠，梯靈諾夫的戰爭，馬雷雪根的賽華司脫波里，及萊昂諾夫的最近諸作……等等。

說到謝景琳的作品，這是在活生生的具體性上描寫社會主義建設的。就是把建設的過程，作為階級鬥爭的過程而提起的，而且這作品的全體，光顯着社會主義的氣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之外，作者是沒有自己的道路的——從這一點上，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的作品。

同路人作家們能夠產生這樣優秀的作品，無疑地是表示了同路人的成長，這正是說明了與社會主義建設驚人地成功同時，同路人智識階級，決定地傾向到普洛方面來了。這種事實，成為中央決議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上面也已說過了。

與「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大藝術」這口號不能分離的，便是「表現五年計劃的英雄」的口號。表現英雄的問題，是有着直接的政治意義的問題，同時也可以說是成為布爾塞維克主義大藝術的基礎的東西。因此這個問題，成了今日蘇聯文學的中心問題。

一九三〇年所開始的「號召突擊隊到文學中來」的運動，立刻與這問題聯繫了。突擊隊的號召運動，目前收了極大的效果，從工場和集團農場中，正在大量地產生着新的勞動作家。

其結果，便看見報告文學的盛大的發展。從真理報以至一切新聞雜誌，報告文學都占據着很大的地位，這事實正表示了報告文學在目前的蘇聯，正被怎樣的重視；同時也可知報告文學本身，是怎樣的成長着。

和這相關聯的，還有一個不能遺忘的問題，那便是編纂工場，集團農場史，和編纂國內戰爭史的問題。這雖不是純文學的運動，但是除了這個，是不能談今日的蘇聯文學的。這個運動，在養成新的勞動作家這一點上，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的。

這號召突擊隊的運動，與編纂歷史的問題，是蘇聯勞

動階級最大的文化發展之一——這是表示着肉體勞動與頭腦勞動之間的矛盾，已經開始消除，也就是表示着馬克思、昂格斯的所謂「精神生產之實際的交代」已經開始了。

此外還得說到的，是作為蘇聯文學上的一種特殊流派的「洛卡夫」（亦稱海陸軍文學同盟）的文學。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危險急迫的今日，這「洛卡夫」文學，特別担负着重大的任務，保護在帝國主義列強包圍中的蘇聯的問題，是不能與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分離的，因此不待說這是蘇聯文學全體所負擔着的任務，特別是「洛卡夫」，更必須從這個新的觀點，產生出描寫戰爭，描寫赤衛軍生活的文學。最近關於這種作品，可以舉出上述的梯霍諾夫的戰爭，和諾維柯夫、勃里婆夷的雙馬，並且聽說倍拉易烈希現在正在寫一篇叫作戰爭與戰爭的小說。

三 詩的領域

現在應該說到詩的領域了，我想主要地說一說蘇聯詩歌的最近的動勢吧。

九三一年中，伏浪斯基，吉里洛夫等入，高喊着詩歌的危險。他們以為詩歌一般地是不適應於階級鬥爭的時

代的，詩歌的繁榮，必須要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間得到勝利的時候，才有可能。這種風氣，一時也侵入於普洛詩人之間。像倍則勉斯基等詩人，也曾犯過把詩歌和社會主義建設速度互相對立的錯誤。

但是這種理論，是普洛詩歌的課題之俗學的降落，是拒絕為偉大的布爾塞維克詩歌的鬥爭，是和「文學戰線」派的藝術清算主義有着直接的聯繫的。實際上，詩歌絕對不是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相矛盾的。

固然，從來蘇聯詩歌領域中，有着種種的缺點和錯誤。例如對於上述的理論，沒有作過充分的鬥爭。又如詩歌領域中的具體的批評，很為薄弱。說到實際上，對於盧歌夫、司珂伊的作品，完全守着沉默，對於倍則勉斯基，埃那托里、基達煦的作品，也祇有僅少的論文。此外，馬耶珂夫、斯基的遺產，也幾乎還在未開拓的狀態。

又如「拉普」提出了「照白德納衣那樣的寫」這口號。這在把一個人的創作方法絕對化，拒絕創作上的競賽一點上，也是錯誤的。這都不外於用歪曲了的形式，反映出普洛詩歌的布爾塞維克化的要求。不消說，這個布爾塞維克化的課題，即使在今日，也是對於包含普洛抒情詩的一

自形態的詩，有着第一義的意義。

又如布爾喬亞的復活主義的傾向，在包含着同路人詩人及突擊隊員的普洛詩人之間，也都看得出來。這傾向有復活形式主義構成主義等的危險，事實，在巴爾里茲基，史佛柏洛夫的詩中，很強烈地支配着生物學主義與浪漫主義。這是創作方法的問題，因之也成為世界觀的問題。

總之，雖然有上述許多的錯誤，我們還是不能不承認在這幾年中間，蘇聯的普洛詩歌，以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為基礎，已經有了顯明的前進。

在這里，讓我們看看最近主要詩人們的活動狀況吧。

與倍拉·易烈希一起從匈牙利亡命過來的詩人基達煦，在政治煽動詩與抒情詩方面，作了盛大的活躍。特別是在抒情詩方面的他的活動，有着很重大的意義。因為抒情詩的問題，在目前蘇聯詩歌中，已成為一個最大的問題。向抒情詩的傾向——這是今日蘇聯詩歌中最大的傾向。目前正需要着真的布爾塞維克的抒情詩，即是歌頌社會主義之意識的積極的建設者之個性與感情的詩。今年四月中舉行的「拉普」詩人會議席上，基達煦對於抒情詩說了這樣的話——普洛的抒情詩，和從來小布爾喬亞詩人的抒情詩

的概念，完全不同，不結合於日常階級鬥爭的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普洛生活的人，是不能到達於普洛抒情詩的。因為祇有走上與自己階級有機地結合的道路，他才能表現有新性質與新感情的新人類——布爾塞維克。

同會議中，S 哈皮布華哈說，普洛抒情詩不是為排斥葉賽寧而有必要，而必須是作為我們的生活的要素而存在的。

這種在本質上完全是新的社會主義的抒情詩，實際上是在產生着。如基達煦的近作愛，便可舉為最好的例。其他許多普洛詩人，突擊隊詩人等，也都在向此前進於創作探求的道路。

其次，倍則勉恩基的活動狀況怎樣呢——他克服了以前的「文學戰線」派的傾向，最近正以盛大的精力，繼續寫着優秀的作品。特別是去年所發表的敘事詩悲劇之夜，以第聶泊大水開發電廠的背景，正確地從布爾塞維克的立場描寫社會主義的建設，不僅在他的作品上，即在蘇聯詩歌的全體上，也標幟了最高的水準。

新進詩人亞歷克賽史魯珂夫，已越過了模倣與習作的時代，開始寫本格的詩。白德納衣，雖然以很大的錯誤受